

禪真后史

(明)清溪道人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10集10卷60回。题“清溪道人编次”“冲和居士评校”。明铮霄馆刊本，藏于日本晃山慈眼堂。明末刻本，北京图书馆有藏。刊本，辽宁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芦溪秀士瞿天民之子瞿琰，生时祥云缭绕。及大，得一老僧授剑法仙道，言其将来护国救民，名垂青史。时蒙山洞酋拥众作乱，瞿琰亲戚刘仁轨任都督，率兵剿捕。瞿琰箭法神勇，谋略过人，屡立大功。班师回朝，琰得大赏，任东部司理。刘仁轨升为吏部尚书。瞿琰至清阳庵道士滑土处消遣，捉拿妖僧并其姑表兄弟史西鱼。史供出行妖作乱之谋，乃太尉印爷指使，反被印之家人密谋害死。瞿琰闻讯生疑，命人打探，得知内情。遂进京告知刘仁轨。刘面奏唐高宗，上大怒，然武后偏袒，印戟逍遥法外。后武后招瞿琰面讯，见瞿俊美，即命捉拿印戟，令瞿琰搜拿罪证。瞿一一得办，官职再升。瞿琰临博平地界，救民于瘟疫之中。后斩妖除孽，治愈武后病症，升擢三级。武后废帝掌朝，值羊雷、潘三群叛乱，偏信小人，使瞿琰出征平乱。羊、潘乃侠义人士，经瞿琰以理规劝，归顺天朝，瞿琰凯旋回朝。后瞿琰巡行四方，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。一日遇昔年教化老僧，再行指点，瞿琰大悟，老僧乃得道高僧灵圣禅师林澹然，瞿琰乃普利真人薛举。因前生杀戮无数，乃重降人世，除妖魔，保民安。如今功德圆满，白日飞升。

第一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节

诗曰：

清商萧飒汉江秋，红紫枝头色正柔。
坠叶逐流随月渡，残芳带雨倩风揉。
莺簧漫拟鹧鸪调，蝶拍空传鸾凤俦。
不是须眉异巾帽，伦常堕地仗谁收。

话说隋末时，卢溪州辰溪县毗离村里有一秀士，姓瞿名天民，字子良，生得长须秀目，白脸丰颐，举止从容，天然风度。幼丧父，家业甚窘，娶妻郁氏，苦守清贫，朝耕暮读，以养其母元氏。年过三十，未有子嗣。忽一日进城访友，谈及艰难一事。这友人姓刘名浣，与瞿天民幼同笔砚，最相契爱。当下留住吃了午饭，二人筹画资身之策，商议了半晌，无计可施。

瞿天民正欲作别起身，忽听门外有人声唤。刘浣道：“仁兄且慢坐，待弟看是甚人，然后送兄。”瞿天民依允，坐于轩内，在窗眼里张时，只见刘浣揭起竹帘，迎进一个人来。那人头戴尺余高一顶尖角扁巾，身穿一领淡青粗布道袍，足穿高跟深面薄履，与刘浣揖罢，移过杌子并坐了附耳低言。说了一会，袖中取出一个柬贴递于刘浣。刘浣含笑接了，看罢，起身进轩内来称银子。瞿天民问是何故，刘浣摆手道：“少刻便知。”一径出客座里将银子送与那人。那人接了，千恩万谢，临出门时回头叮嘱道：“老哥，千万话勿得个，千万话勿得个！”刘浣点头应允。那人欢喜作别而去。

刘浣拍手笑将人来，瞿天民迎道：“那人却是兀谁？贤弟这等好笑。”刘浣道：“仁兄不知，这人姓边名荐，插号叫做笏箕，原籍海州人氏，腹内颇通文墨。在外设帐十余年，只为着一桩毛病，往往馆事不终，今日此兄却又做出这当儿来了。”瞿天民问：“那人有什么毛病？”刘浣道：“这笏箕倒是个有趣的朋友，酒量好，棋画也好，说科打诨更好，钱财也不甚计较。奈何酷好的是这一着，每每为此事打脱了主顾！目今在敝邻耿寡妇家处馆。这耿氏家道富足，且是贤德，丈夫耿鼎早亡，只生一子，将及十岁。馆谷有二十余金，款待甚是殷勤，朝暮酒肴茶饭的齐整自不必说。这小边看上了他家一个小厮，名叫锦簇——在馆中做伴读的。两个正在花园里行事，被他父亲撞见了，当面戡白了一顿，不容进馆。他如今在这里安身不稳，就欲起程回去，因无盘缠，将这张关约押第五钱银子，岂不是一场好笑？”瞿天民道：“那厮既是无耻，贤弟不该将银子借他。况这纸关券乃无用之物，要他何干？”刘浣道：“这

银子专为仁兄而发，不然怎生轻自与他？这束贴儿更是有用处。”瞿天民不解其意，细问其故。刘浣道：“仁兄诉说寥落无措，小弟踌躇难决。适间小边失馆，其中似有一个好机会，故此不惜小费收了关约，为兄一图，不识可乎？”瞿天民道：“深感贤弟盛雅。此馆得成，老母甘旨有望，煞强似耕种的清苦。只是一件，彼已长往，留此废约为质，惟恐无成，徒为画饼。”刘浣道：“边兄一时露丑，惶愧无地，故着忙要去，若迟延数日则愧心渐解，必夤缘求恳，捱身入户矣。故小弟收约赍银，使彼死心塌地而去，为兄图馆，一也；欺寡妇之父濮员外，与弟有一脉之亲，今日弟即亲去力荐，或者有几分成就之意。明日便见消息了！”瞿天民欢喜作谢，辞别而回。

当下刘浣径往濮家来，恰值员外在侧厅内与一少年围棋。两下相见礼毕，员外道：“久不相会，今日何事下顾？”刘浣道：“有一言求教，特此奉谒。”员外笑道：“足下请坐，待老朽完此残局请教何如？”刘浣道：“绝妙，晚辈正欲一观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老伯已拜下风，不必终局。”员外道：“局上未分胜负，小子何得狂言？”两下互相笑谑。刘浣候二人棋毕，即将荐馆与瞿天民之意细细说知。员外道：“舍甥小馆已有一位姓边的朋友在彼，难以斡旋。”刘浣又将小边逐出情由说了。员外笑道：“斯文中做此道儿的极多，何足为异？边先生既已辞馆，老朽就与小女说，择日奉请令友便是。但不知瞿君举止抱负何如，不要蹈老边的旧辙才好。”刘浣道：“敝友才识不凡，立身诚实，断不似旧师的景态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凡人家请师长必须有才、有法、有守的方好。”濮员外道：“请问兄长何为才、法、守也？”少年道：“凡为师长的，饱学不腐，谓之真才；善教不套，谓之得法；诚实不伪，谓之有守。师长具此三德，子弟们方有教益。”刘浣道：“敝友瞿君三德未必俱备，然真诚质朴，教法亦精，断不误却令甥功课。”濮员外道：“尊驾之友，决非妄诞者。老朽力言，管取馆事立就。”刘浣欢喜自回。

次日，濮员外亲到耿家，见了女儿，备言刘浣荐馆之事，又说瞿先生恬静饱学，教法最精，兼且近便，不可错过。濮氏从了父亲之言，即写下关约着苍头送到刘家。刘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，不必细说。此时正值四月初旬，这耿寡妇是个节俭的女人，预先送了两个请贴，趁着立夏节日，顺便排下筵席邀瞿先生进馆。濮员外、刘浣宾主三人，盘桓了一日。次日，依然令小厮锦簇伏侍小主耿宪读书。光阴荏苒，不觉又早月余。濮氏见儿子功课不缺，举止端详，与前大不相同，心下十分喜悦。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温柔雅量，待人以礼，更兼善教不倦，甚堪敬重，故此濮氏管待倍加丰厚。

忽一日晚上，濮氏吃罢晚膳正欲脱衣入睡，猛听得床头戛戛之声，急执灯看时，却是一对蚕蛾两尾相接在那里交媾，四翅扇扑，故此声响。濮氏疑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掀起枕席瞧看，见一个破损空纸包儿，问儿子时，答道：“早上在花园内擗得的，故包了放于枕下作耍。”濮氏“喂”了一声，将蚕蛾掷于床下，息灯睡了。闭眼一会，想起日前夫妻交合之时何等快乐！不期做了孀妇，五七年间不见那话儿的面，何等凄凉？反不如这蚕蛾儿两尾相连，十分受用。转辗思量，睡不安枕；翻来复去，心绪如麻；长吁数声，披衣而起。此时天色熏热，纱窗半启，只见一轮月色透入罗帏。濮氏轻身下床，移步窗前，凭槛玩月，不觉欲火如焚，按捺不下。倚着围屏立了一回，奈何情兴勃然势不可遏。一霎时面赤舌干，腰酸足软，反觉立脚不住。急纵身环柱而走，如磨盘一般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，愈加遍身焦热，心痒难禁。口咬衫襟，凝

眸怔想，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，耍乐一番。又想着家下有几个小厮年俱长成，已知人事，寻觅一个消遣也好，只是坏了主仆之体，倘若事露，丑脸何以见人？呆思一会，猛然间想起瞿师兄青年美貌，笃实温雅，若谐片刻之欢，不枉人生一世。纵然做出事来，死而无怨！正是“色胆如天大”，只因睹物生情，拴不住心猿意马。当下侧耳听时，樵楼已打二鼓，回头看宪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，忙移莲步悄悄地开了房门，轻声下楼，趑出银房，黑夜里被胡床绊了一跤，急跃起，转过轩子，趁着月光一步步推出茶厅，早见是书房了。濮氏四顾寂然，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。

却说瞿天民正在睡梦中被剥啄之声惊醒，心下疑道：“更阑人静，何人至此？”急抬头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门外应道：“是我。”却是一个妇人声音，再问时，依旧应声“是我”。瞿天民惊诧道：“这声音分明是耿徒之母，夤夜至此，必有缘故！”原来濮氏与瞿生虽未觐面相见，然常出入中堂呼奴唤婢，这声音却是厮熟的。当下瞿天民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夜深时分，独妇扣门，必有私意存焉。不开门虑生嗔怪，坐馆不稳；若启门，倘以淫污之事相加，如何摆脱？”正暗想间，敲门之声愈急，外厢轻轻道：“瞿相公作速开门，奴有一至紧要事相恳，伏乞见纳！”瞿天民听了濮氏娇娇滴滴的声音，不觉心动，暗算计道：“这是他来就我，非是我去求他，无伤天理，何害之有？不惟他妙年丽色，抑且财谷丰饶，私情一遂，余事可图。”即起身离床，正待启门，忽抬头见天光明亮，又猛省道：“啊呀！头顶是什么东西？噢，只因一念之差，险些儿堕了火坑矣！堂堂六尺之躯，顶天立地一个汉子，行此苟合之事，岂不自耻？此身一玷，百行俱亏，快不宜如此！”霎时念头端正，邪欲尽消，侧身而睡。又听得门外唧唧啾啾，推敲不已，瞿天民心生一计，哼唧地假作鼾声，睡着不理。濮氏低声叫唤，无人做保；又延捱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跌脚懊恨而回，径进房内。却好宪儿醒来声唤，濮氏抚息他依然睡了，此时更觉欲却难禁，频咽津唾，两颊赤热，小腹内那一股邪火真冲出泥丸宫来，足有千余丈高，怎么遏得他下？自古道妇人欲动而难静，耿寡妇被这魔头磨弄来了半夜无门发泄，恨的他咬定牙根，双手搂抱一条黑漆厅柱，两足交叉而立，不住的叠了有百十余下。猛可里一阵爽快，遍身麻木，却似几桶冰水从心窝里浇将下来，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。豁刺地一声响，一块物件从牝门里脱将下来，就觉四手垂瘫，一身无主，忽然晕倒床边。半晌方苏，又不敢惊动侍儿，只得勉强撑起，把一床单布被将那脱下的物件取起，包裹了藏于僻处；又取草纸拭抹了楼板，撇在净桶里，才摸到床上，和衣睡倒，不觉沉沉睡去。直到次日辰牌时分方才醒来，觉得身子困倦，不能起床。一连将息了数日，渐得平复。心下感激瞿先生好处，不然已为失节之人了，还喜得隔门厮唤，未审何人，事在狐疑，幸不露丑；暗中自恨自悔。忽一日早上，见房内无人，将门闭上，取出那脱下的物件来看，原来是一团血块，内中裹着几条弯曲的肉丝两相凝结，颇觉腥秽之气。濮氏看了又看，心下暗付道：“这一团血肉是妇人家色欲之根，若不幸坠将下来，这祸孽何时断绝？”嗟叹了一会，将此物依旧包藏过了。自此以后，濮氏竟绝了经水，毫无情欲之念。后人看此，有偈为证：

空彼欲想，斩去孽根。

阿弥陀佛，救苦天尊。

再说瞿天民自那夜闭户不纳，坐到天晓，自想道：“惭愧呀，也做了一个鲁男子！但是妇人家水性，见我狠而不理必生嗔怒，不知这馆事如何？大抵事有定数，只索由他。”当下自猜自疑。又早过了数日，依然仆役们伏侍殷勤，茶饭上更加醖醢，心下放宽了。不觉又是季夏，因见天气炎热，暂且歇馆回家，并不将这事对母亲、妻子说知。在家过了月余，天色渐凉，仍然赴馆：一来师徒相得，二来情义优渥。

在耿家处馆三年，这耿宪经史渐通，十分文雅，当年初冬与一宦家结成亲事。不期岳翁写一帖子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门里读书，濮氏难于推辞，暂且应允。至散馆前一日，接父亲濮员外商议道：“如今新亲家请你外甥明年往他手下攻书，这事万分难却。但这瞿师长教宪儿何等用功！况且为人谦厚，在此三年，并无一言半语，怎好辞却？事在两难，如何区处？”这员外手拄拐杖，侧着头，不知答应甚话出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醉后兔儿追旧债 夜深硕士受飞灾

诗曰：

保全节操赖书生，愿托千金报尔恩。

蠢隶更辞招剧盗，俯思得失总无凭。

话说濮员外因女儿商议外甥读书一事，当下复道：“新亲翁见招，理应迁就。瞿先生在此数年，尔家礼数却也不缺，便辞他谅亦无碍。”濮氏道：“爹爹讲的是。儿还有一件事体与爹爹酌议。当初你女婿在河南做客时，被一卢店户拖欠下绒缎银一千余两，将及十年光景并无下落，止留下一张空券。数日前有一船户来通消息，说这店家近来发迹。每思往彼取讨，奈无可托之人，今欲烦瞿师长带一苍头同到河南清楚帐目。倘得银时，就将百十两谢他也不为过。不知爹爹尊意若何？”员外点头道：“好，好。这人可托，谅不误事。我也有些帐尾在彼，一发劳他顺便取之，一举两得也。”濮氏甚喜。

当晚整下散馆酒席，濮员外、宪儿相陪。数杯之后，濮员外道：“舍甥赖老师培植，大有进益。理应久侍绛帙，奈何敝亲翁韦君赐翰相招，不得不往。明岁有违大教，心实歉然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小生樗栎庸材，荷蒙不弃，在兹三载，叨扰多矣！令甥少年英俊，飞黄可待，既是令亲翁相逐，理应趋命。但小生无寸功而屡蒙厚赐，含愧不胜。”耿宪道：“先生待我如子，受教实多。母亲另欲从师，不知是何主意？岳丈处明岁是断然不去的。先生呵，你也怎忍弃我而去！”说罢，不觉泪垂双颊。瞿天民也扑簌簌流下泪来，劝慰道：“不是我无情相撇，奈是令岳接尔赴馆，万万不可却者。岂可因我负了你岳丈美意？幸我家下不远，时常来望你便了。”濮员外又将河南取帐情由对瞿天民细说一番，瞿天民道：“感承老丈与令爱盛情。这是有益于小生，怎么不去？但未禀知老母，不敢轻诺。”濮员外道：“老妇人薪水之费早晚自着人馈送，不必在心。小女说，千金之托因不得其人，故迟延十载。若得老师慨允一行，不惟亡婿感恩于九泉，而老夫亦沾余惠矣！”瞿天民再三逊谢。夜深撤席，濮员外也在书房内歇宿。

次早酒饭罢，送出修仪盒礼，着苍头挑了先行。瞿天民面谢了濮氏出门，濮员外领了外甥远送一程。濮员外道：“日昨所恳之言，万乞留神。灯夜后相约动身，切莫推故。”瞿天民应允，两下作别而去。

不说濮员外二人回家，且说瞿天民赶着苍头，同出城外。到家中见了母亲、妻子，忙备酒饭款待苍头，写下谢贴，打发去了。晚间，瞿天民将耿宪定亲，明春到岳

丈家读书，并濮员外所说要他往河南取帐原由，一一对母亲说了。元氏道：“汝在他家三载，看待十分尽礼。耿郎既已另从师傅，明春汝又失馆，既有这条门路甚是好。取得帐目归来，谅他决不薄你，再来讲时切莫推却。”瞿天民见母亲允了，心下暗喜。

话不絮烦。转眼之间，又早冬去春来。上元佳节，瞿天民进城看灯，就便探望刘浣。刘浣整酒叙情，瞿天民又将前事说了，刘浣揶揄该行。酒罢，二人携手出街闲玩，正遇着耿宪行过，定要留二人到家下吃茶。瞿天民道：“天色将暮，不必杀了。去岁令外祖所谈河南一事老母已允，尊堂处乞为转达。”耿宪别了自回，径对濮氏说知。濮氏即接父亲商议定了，一面整顿行囊，令人相邀瞿天民，预约定了起程吉日。至期，瞿天民别了妻母，径到耿家相会。濮员外交割了文券，拨一个家僮名唤兔儿，向来原随亡主出外，一应帐目皆经他手，故此着他挑行李陪伴同往。吃罢酒饭，濮员外等送出门外相别。

此时正是二月初旬，天气晴和，百花开放。二人行至傍晚，投店安宿，次日五更动身。一路饥餐渴饮，夜往晓行，不一日已到河南蔡州府地界。二人进城，径到卢家来。卢店主问了来意倒也欢喜，迎入客座酒饭；随即打扫一间净室与二人安顿，早晚殷勤相待。忽一日整备酒筵，邀瞿天民坐了客位，接亲友们数人相陪。酒至半酣，卢店主取一拜匣放于席上，对瞿天民道：“昔日令亲耿君赍缎匹一千余两与小店货卖，不期令亲弃世，小弟连年构讼，店本消乏，以致拖延日久未得奉还。近赖四方客长扶持，渐复旧业。今蒙大驾光顾，该当本利一并奉上，奈春初众客未齐，生计萧索。”指着匣子道：“止措办得本银六百两，外有些粗缎、布匹、杂货等项，共计一百余两作为利息，伏乞笑纳！余欠本银四百两，另立券约，冬底奉偿。令亲处烦乞鼎力，感戴不尽。”说罢，取过天平秤匣，将银两对众兑明，一封封叠起；又唤伴当捧过布缎、杂货称估停当，一并当面交割。瞿天民叫过兔儿令其检点收贮，兔儿踉踉跄跄走向前来，瞅着眼道：“相公且慢着，当初敝主在日，和卢长者交契甚厚，往来最久，故将这若干缎匹托在宝店货卖。敝主亡后已及十年，一本一利，也该还我二千余两。今日止还这些，本不足，利又薄，教小人怎么回复主母？”卢店家笑道：“管家讲得有理，奈本店生意淡薄，一时抽拨不出，以致如此。所欠之银，只在岁底奉还，决不爽约，令主母处乞为方便。若说利息，不过表情面已，莫论厚薄方妙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卢老丈是一纯厚长者，既已付年毕见赐，今且遵命，待冬间再来趋领。”兔儿道：“我的爷老子，你讲的是太平话儿。官路做人情，谁不省的？我小人吃他的饭，穿他的衣，领了他家的严命，银子不足，断不回乡。不然，早晚的熬煎怎了？这二千两银子，一文也少不下的！”瞿天民道：“你家主母最是贤德，我回家面言，管教你不受气便了。”兔儿道：“瞿先生，你回家见我主母，一言两语便自去了，终不然在我家过了生世？”瞿天民怒道：“这厮不痴不醉为何这等胡谈？甚为可恼！”卢店官并众客一齐劝道：“耿管家面色似有几分酒意，一时唐突，不必介怀。”兔儿睁眼道：“吃你家的酒不成？不是夸嘴说，我小兔在家，朝朝七夕，夜夜元宵。谁似在你尊府不眠不保，撇人在冷房里坐？若不是小兔身旁有几文钱时，眼盼盼看你们呷酒。”卢店主笑道：“适才已备些薄酒在彼，少刻老夫亲自陪你吃三杯，不必着恼。”兔儿道：“噢，惊死人！希罕你家酒吃？不敢欺，小兔是酒里养命的，那一日不醉饱？老卢你不要忒煞斯人，鲢皮鱼儿也有三寸肚肠。瞿先生是落得做好人的，凡事还有小兔做一分主，

老人家不要差了念头。”这话分明是要店家暗中买他的意思。此时合座亲客皆怒，一齐道：“不还银两，你待怎的？这蠢狗不过是富家一个奴才，却也恁地无状！”兔儿道：“是是是，我是奴才，但不曾卖与你家！卢老官你接这伙人来骂我，敢是设计赖我的银子？我小兔是不惧的。二千两白银，若少了一文，也休想我出你家门去！”卢店主笑道：“要还也不难，明早讲话。”瞿天民气满胸膛，奈在客中，不好发话，只得耐住了性子。众客焦躁，酒不尽欢，各各辞去。瞿天民谢了卢店主，回客房寻睡去了。当晚无话。

次日早上，卢店主到亲戚处措置了四百两银子。下午，依旧接了亲友，又邀下几家邻舍。坐下茶罢，对众将昔日欠耿家银两情由逐一告诉，又道：“昨日老朽备下小酌，先奉还耿宅本银六百两，余欠四百两，意欲岁毕找足。感此位瞿相公慨允不辞，不期耿管家发言发语，要本要利。众位高邻在此，我与耿家生意往来，又非私债，怎么算得利息？”说罢取出银两与众人看了，道：“这是白银一千两，求老管家收去，即刻赐还文券。外要什么利钱，一毫休想。不然，任你告理，宁可当官结断！”众邻舍一齐道：“我们做店户的拖欠客银，此是常例；要像这卢老丈肯还冷帐的，千中选一。老哥呀，你收了去的便宜。若到官时，连本也送了休怪！”兔儿道：“凡事有瞿相公作主，我小人怎敢多言。”瞿天民冷笑道：“我是外人，怎敢做主？我瞿相公是落得做好人的，收与不收，请君裁处。”兔儿道：“噢！相公好点梗。小人醉中言语，你大家认起真来？”众人一齐大笑。卢店主道：“恁地讲时，我也不教你空过。”唤伴当取出昨日检过的粗纆、布匹、杂货来，又称出散碎银三十两，送为路费。两下欢喜：一边收下银两、物件，一边接了文券。一面搬出肴馔，众人坐下饮酒，侧厅里另设一席款待兔儿，大家尽欢而散。

瞿天民为代渡员外取讨帐目，耽搁了十余日方得起身。卢店主又赠礼物下程，亲送至郭外分别。二人行了两日路程，乃是水陵镇上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寻一热闹客馆，兔儿歇下行李，伏侍瞿天民净了手脚，同在房中吃饭。兔儿道：“两日担子甚重，险些儿压死了人，明早雇一脚夫挑去方好。”瞿天民道：“正是。我也量这担子不轻，明日雇人送到白露河口下船回去，岂不轻便？”兔儿欢喜道：“甚好，甚好！”说罢熄灯安宿不题。

且说卢店主有一邻人姓秋名侨，排行第八，原是响马出身，最有义气，射得一手好箭，况兼武艺精通，智勇出众，少年时习成一行艺业，做了数千金家业；娶个浑家，极是贤惠，苦苦劝谏丈夫改恶从善。这秋侨一时回心，在城内租了房屋开一生药铺。初时生意颇兴，只因他眼界宽六，看银子不在心上，终日里好酒好肉受用；更兼酷爱的是赌博，数年之间囊橐消乏。正在愁烦之际，却值卢店主邀他做眼，兑银子与耿家。他见了一千两雪白大锭银子，不觉昔日念头又起。当下一面吃酒，一面心下筹画这事。瞒着浑家，预先暗中约下旧时伙伴，只待瞿天民出门便行动手。

当夜，瞿天民正在浓睡中，忽听得喊声大起，开眼看时，满室通红，数个大汉抢入房里来。瞿天民在黑暗中，止提得一件下衣，闪入床下。这也是数不该绝；却好床下半堵泥壁原是破的，瞿天民即从破壁钻入去，乃是一间内室，即蹲在室内不动。这店主人是个聋子，不听得喊声，止瞧见门外一派亮光，疑是失火。忙奔出来看时，早被一棍打倒。这兔儿梦中惊醒，见火光烁亮，众大汉奔将人来，已知是盗；正欲躲时，无处可避，也被一斧砍倒。房中银两货物等项，尽被抢劫一空。此时各房客商，

合家老小，各各惊惶躲闪。直待贼人去了许久，一个个聚集商议。瞿天民从内室大宽转捩出来，只见中门口店主人头颅中棍身死，客房内兔儿面中一斧，在那里挣命。瞿天民跌足嗟恨，众人皆惊骇叹息。店家老幼一齐嚎啕大哭，引动地方邻里都来看视。喧哄直到天明，这兔儿也气绝死了，齐往县中呈举。县官审了口词，随即金牌差人往店家检验尸伤，着落尸亲办棺收贮。一面呼唤一班缉捕公人，责了限状，差委分投四下缉访正盗。此事遍处传扬。

这消息传入卢店主耳中，惊得这老儿目瞪口呆，急忙里骑马星夜奔到水陵镇来。见了瞿天民，凄惨不已。瞿天民道：“耿家兔儿已死，又拖累店老官身丧，行囊财物尽劫无存。我孤身狼狽，难以还乡。又负却舍亲之重托，怎么是好？”卢店主道：“风波贼盗，前生冤孽，命中注定，万不可逃。尊驾且请到寒舍权居，候本县老爷缉获这伙强徒追赃正法；倘一时摘究不着时，老夫亦赠盘费，唤人送公回府。不必愁烦，以伤贵体。”瞿天民感谢不尽。卢店主又雇下一匹驴子与瞿天民骑了，同取路复往蔡州城来。到了家下，日逐价殷勤相待，委曲宽慰。瞿天民在县前打探，催并县官责限缉捕人等，守候月余，并无踪迹，因与卢店主商议这事如何了落。卢店主道：“足下离家日久，不如暂且回乡。这里事务，老夫一力承当。天幸倘获得贼时，所追赃物一一收留在此，以候尊驾来取。”瞿天民拜谢，打点起身。卢店主又赠盘缠衣被，欲着家僮相送。瞿天民辞道：“行囊不多，小生单身尽可去得，不必劳动尊使，即此告辞。”卢店主置酒饯行，两下分别，有诗为证：

萍水相逢歧路人，几番赠别意何勤！
阱中下石轻浮子，鉴此宁无反愧心？

话说瞿天民别了卢店主出门，背驼包裹，手提雨伞，凄凄凉凉，独自一人趑路。行了数日，不觉已到鼎州地界。穿城而过，只听得一派锣鼓之声喧填振耳，近前看时，乃是城河内划龙舟作耍，心内忖道：“愁绪如麻，已忘时序。明午正值端阳佳节，母亲寿日了，怎么是好？”带着烦恼行路，渐觉身疲力倦举步难行，勉强捱出城外。又行了一里余路，忽见树林中有一古庙，即移步走入庙里。放下包裹雨伞，在侧首石条上坐了半晌，静悄悄并无入迹往来。忽听得一派笛音从庙后而出，清亮爱人。但不知这吹笛者却是甚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二真仙奇遇传方 裘五福巧言构衅

诗曰：

袖手亡羊泣路歧，空林邂逅授仙机。
宿愿未尽遭萋菲，顷刻风雷驾祸梯。

话说瞿天民随着笛音循步走出庙后，只见后殿墙外是一片荒草地，内中有几株大槐树，槐树之下有二乞丐席地而坐，品笛饮酒。左边的须发皓然，身上穿着一领厚重衲衣。右边的骨瘦如柴，浑身精赤，止将一片荷叶遮于腹下。地上横放着两条短竹杖。二人对饮，谈笑自若。瞿天民将伞柄拄地伫目旁观，那赤身的猛抬头见了，举手招瞿天民道：“来来来，卮酒解热，莫嫌腥秽！”瞿天民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二人同声说道：“妙人，妙人！”瞿天民也搦地坐了。那发白者斟过酒来，一连吃了数杯。配酒的是一味苦菜，两色果品：一样是鲜荔枝，一样是新柑子。瞿天民心下惊疑，动问道：“这荔枝出自广闽，离此较远，二丈从何得来？况柑子此时方得开花，焉能有果？事属奇异，敢请玄教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君虽敏悟，岂解我方外之玄？看君气色晦滞，有一大难，不可不慎！”瞿天民道：“小生值一几死之难，侥幸获生。”即将客店被盜之事说了一遍。瘦者笑道：“此是他人之难，与尔何预？即日还有縲绁之忧，犹虑死生难定。”瞿天民惊愕，已知此二丐决非凡人，忙长跪恳求避难之术。发白者扶起坐定，又熟视一会，笑道：“不妨，看君部位，似有丧亡之厄，幸印堂里隐隐黄光相映，阴德纹已露，虽见灾危尚有一线可生之机。平日君有甚济人守己的好处，明与吾言，吾即示尔生路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小生贫寒之士，自给不暇，焉能济人？但守己一节，似或有之；不过是安贫守分而已，余无德业可称。”瘦者道：“阴德者，在于冥冥之中行的好事；不丧自己的心术，不玷他人的节义，光明正大，人所不知，方谓之阴德。君若隐而不言，是欺我也。”瞿天民想起昔日夜间耿寡妇扣门拒而不纳，莫非是这一桩阴德？正欲开言，心里又想道：“若与他二人说知，岂不玷辱了濮氏名节？”随复闭口不言。瘦者道：“君欲言又忍，是何缘故？”瞿天民道：“某深思半生履历，兢兢自守而已。非是隐忍不言，实无一长可取。”二人一齐称羨道：“诚笃君子也，诚笃君子也！有实行而不矜，更能隐人之恶，当今之世如君者能有几人！”瞿天民忙躬身逊谢。那发白者道：“汝今到家之后即有祸事临身，但当逆来顺受，不必忧煎。”指着地下柑子、荔枝之核：“这二物是救汝之灵药也。”瞿天民恳问道：“此二物何以救得小生之命？”发白者道：“看君气色，直交上元节候方得脱灾。其中遇一贵人室内有难，汝当救之，不惟离却囹圄，而且获其重报。自此以后，君家永无灾害，寿高禄厚，兼有

子嗣。”又捡起柑瓢三片、荔枝五枚交与瞿天民，细细开传秘法。瞿天民拜受，请问二仙长姓名，瘦者道：“予二人乃方外逃名之士，不必相问。君宜速往，少刻雷雨至矣。”瞿天民狐疑不信，还欲盘桓霎时间阴云四合，新闻隐隐雷声，瞿天民道：“雨已临头，不如权在庙中躲避，候天霁再行。”瘦者笑道：“汝在庙中避雨，眼见得命在须臾。这殿角头有一孽畜作怪，应在今日申时起瘟，故吾二人在此镇伏。不然，这满村百姓尽为鱼鳖矣！”瞿天民大惊失色。那瘦者将那一片遮身荷叶覆在瞿天民头上，分付道：“君只在此向北而立不可移动，直待雨止天晴，速速离此前去。”

说话未毕，忽然狂风骤起，雷声震击，电光闪烁，大雨如注。少顷，一股恶气如烟如雾从殿角上直冲起来，腥气触人。只见那白发老者袖内取出一把长柄折叠扇子来，对那恶气扇将去，渐渐烟消雾灭。猛听豁刺地一声响亮，却如山崩地塌之势，有一赤龙从殿角上飞将上来，烟雾奔腾，霹雳大震，火光缭绕，冰雹抛掷。那龙初飞出殿角时不过长得丈余，乘着风云之势，半空中盘旋奋跃；顷刻间长有数十余丈，昂头向天，将尾反捩入殿下乱搅。只见一股黑水骨都都倒滚上来，倏忽之间，平地水高数丈。瞿天民幸与二仙长同站在园内，冰雹不能着身，黑水滚至足边即退。此时水势汹涌，风雷愈猛，白发者手提竹杖，大喝一声，腾云而起，迎着龙劈头打去。那龙奋勇来斗，这瘦者也提了竹杖飞身直上，向前助战。瞿天民仰面看时，那两条竹杖变成二口宝剑，去砍孽龙。那龙公然不惧，扬鳞舞爪抵死相敌。两下鏖斗良久，被瘦者一剑砍中龙尾，那龙负疼向北逃遁，这二仙随后赶去。一霎时云清风息，雨住天晴，黑水尽退。瞿天民惊得面如土色，半晌不能举足；奈何日色西沉，取下荷叶折叠藏于袖内，提了雨伞包裹乘湿而走，离古庙又越过三里多路，到一村坊寻觅客店投宿。

吃罢晚饭，对店内众人细说二仙赶龙之事，众人各各惊异。店家道：“我才见狂风骤雨，雷电交作，谅来是有龙起瘟。后来见天地昏黑，似有喊杀之声，合家慌张起来，不期幸有二仙追杀孽龙远去，是我敝地百姓之大幸也！”三三两两遍地传扬，地方保正人等科敛富户银两，在古庙之侧造一伏龙祠，即依瞿天民听说二仙形像妆塑金身，牌位上镌着十三个金字：“通灵显圣除孽济民惠德二真君”。这是后话不题。

却说瞿天民次日算还店钱，趁早行程。一路无语，不觉已到故乡。当下一面行路，心下算计道：离家数月，理应先见母亲，但耿家知道未免生疑，今且先公后私，如此如此方妙。取路进城，径到濮员外家下来。员外接见，迎入中堂。礼毕茶罢，濮员外问道：“耿家兔儿为何未到？所烦些须帐目，不知能明白否？一路风霜劳顿，何以为报！”瞿天民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小生有负重托，甚觉郝颜，今得与老丈一面，亦出万幸。”濮员外惊骇，细问来历。瞿天民将卢店主还银，兔儿酒后争论，并收得员外零碎帐目路中被盗，兔儿与店家被杀死情由，细细告诉一番。濮员外跌脚叫苦，叹息道：“老夫些须之物，不足挂齿。但耿家人财两失，何以解分？”又问：“尊驾曾回府么？”瞿天民指着雨伞，包裹道：“小生若回寒舍时，怎么又带这物件来？”濮员外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瞿天民低头长叹，濮员外宽慰道：“这事分明是老夫与小女命薄，反累足下受惊。事皆前定，不必愁烦。”留住瞿天民酒饭毕，二人同往耿寡妇家里来。

濮员外请瞿天民客厅坐地，自先入内室来与女儿相见，备将前项事说了，濮氏

惊惶失措。旁边惹动一人捶胸顿足嚎哭起来，口里埋怨道：“一家男女十余个，都吃大娘子的饭，偏偏我的丈夫是该死的，差他远出，教他死在他乡外土，尸首不得还家。我的天呀，好苦——”这哭的女人正是兔儿的浑家皮氏。濮员外道：“不要啼哭，从容数日，我出盘缠，着人取你丈夫棺木回来便了。”皮氏不理，且哭道：“我少年夫妇，半路分离——不知那个不惬意，故意要他远出，教他死得好苦！这瞿先生好没分晓，两人同去，止你一个回乡！单是他不会躲避死于强盗手里，偏你生三头六臂，七眼八脚的好汉能会走脱？这人死得不明，莫不是谋财害命，将我的老公断送了也不见得！”濮氏跌足道：“这歪妇又来胡讲！瞿相公在外听得了，成甚体面？”皮氏嚷道：“怕什么瞿相公、跛相公？要他还我一个活老公来只索罢了，不然正要和他费嘴哩！有甚体面？”濮氏道：“这泼妇恁的可恶！兔儿在家时，镇口里和他厮闹，咒生骂死，絮聒个不了，以致兔儿忿气出去避你，临出门时还对我说：‘大娘，我这一去不回来也罢，讨得个耳根清静。’可怜他死于非命。都是你这淫泼妇咒诅死的！反出言吐语伤恼他人？瞿相公是一读书君子，终不成他见财起意，谋死你家老公？况劫抢杀人，事非小可，已惊动地方官府，难道是遮掩得过的？还不闭了鸟嘴！”皮氏道：“大娘你不要一面情词，听人邪说，阎王殿前没个咒杀鬼。我那不识好歹的冤魂自取其死，与我何干？你说瞿先生是个读书君子，大娘你还不曾着道儿哩！世上不公不法的事，俱是读书人会做。自古道：‘财动人心’。银子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，看了那千余两大锭银子，又有许多货物，怎不动火？暗中安排死了，假捏做强盗掩饰。我与你妇人家坐在家里，那晓外边事务？据他说惊动官府地方，我们曾亲见么？自的家奴死了并不悲苦，反护他人！”说罢，敲桌打凳，放声大哭。濮氏大怒道：“我听了这个消息，心内好不耐烦，正没做理会处，反淘你这泼狗妇的气！”夺过濮员外手中竹杖劈脑打去，打得皮氏满地打滚。濮员外拖住女儿着力解劝，方才住手。这皮氏一面啼哭，披着发大踏步奔出行外来。

却值瞿天民独坐在厅门首，被皮氏兜胸脯一头撞将来，险些儿撞了一跌。瞿天民惊道：“这、这是何故？”皮氏道：“何故？你娘的鸟故！你为何谋财害命，杀我亲夫？”瞿天民平素是极孝的，听皮氏骂了一句“你娘的鸟故”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口里恨的一声道：“泼淫狗，怎么伤我母亲？”只一脚尖踢中小腹，皮氏大叫一声，望后便倒。里面跑出数个妇女来搀扶，只见皮氏唇青面紫，晕倒地上。濮员外见势头不好，慌忙将瞿天民扯出门外去，丢个眼色，瞿天民一道烟溜了。少顷，皮氏渐渐苏醒，众妇人扶进卧房睡了。只见地上一带淋漓鲜血，原来这妇人有四个月身孕，被瞿天民踢伤了胞胎。捱至更深，小产血晕而死。

当夜，耿寡妇慌做一团，密请亲戚来商议了两个更次，只得令人到皮氏亲兄家通知。其兄叫做皮廿九，原是个破落户，闻此凶报乘夜而来，径入妹子房里，一面啼哭，一面询问妹子病死根由。众丫鬟男妇人等都是主母叮嘱过的，只推说瞿相公从河南回来诉说被盜、兔儿身死情节，嫂子听了，一时颠狂大哭，以致小产血崩身死。皮廿九也没话说，闹哄哄直到天晓。濮氏称些银两，就教他去买办棺木、衣衾，打点晚上入殓。皮廿九吃了些酒饭，自去备办去了。

不期耿家间壁有一光棍姓裘名为五福，年有二旬之外，生得白净温雅。这皮氏平日间常去撩拨他，两下眉来眼去，彼此有心偷会；只因濮氏拘束严谨，无隙可乘，两下未曾到手。当下裘五福已备知皮氏与主母相争、瞿天民踢死之事，向来与皮廿

九识熟，凉定决来寻衅，熬着瞌睡，在那里探声候气。自夜至晓，不见动静，心下气忿，要替这皮氏报冤。侵早即站在门首窥视，只见皮廿九急忙忙从耿家奔出来往对巷径走，裘五福从后尾将去。穿过了三五条巷，行至一僻静去处，裘五福叫道：“皮大哥，那里去？”皮廿九立住脚，回头看时，认得是小裘，答应道：“小五哥，一向少面。”裘五福进前一步，厮赶着走路，将手搭着皮廿九肩膀笑道：“阿哥好利市得彩，也携带弟兄们喝一杯酒。”皮廿九笑道：“小不死，又来扯淡！有何利市彩色？”裘五福指着皮廿九的衣袖道：“这里边落落的，岂不是个彩色？”皮廿九道：“好苦呀，这等的彩色让与你罢！你晓得我向空阙处，仗着耿家妹子掏摸些帮助，如今不幸他夫妻两个双双死了，教我向后望着谁哩？这袖中是耿大娘子与我的银两，替亡妹买办棺木、衣裳，乃是皮门不幸。贤弟不去沽一壶请我解闷，反讲恁地得彩，岂不是落寞我也？”裘五福笑道：“活贼，恁地话瞒得谁？令妹升天，是老哥一碗滥饭。大锭圆囿的东西请自受享，把那簪下的零星散碎请我小兄弟，也够几十场醉饱。”皮廿九道：“这话从何处来的？教人摸不着头脑。”裘五福冷笑了一声，撮转身自念诵道：“宁可私盐重犯，莫惹人命干连，管他做甚。”拱着手道：“老哥请了！”低头径走。

皮廿九猜疑道：“这厮言语跷蹊，莫非我妹子死得不明。且去兜他转来问个明白。”当下急急赶上，将裘五福衣襟扯住，道：“好兄弟，和你吃三杯了去。”裘五福道：“小弟有事，不得领情。”拽脱衣襟就走。皮廿九又一把拖住，扯到一家冷酒店里，拣付座头坐下，唤酒生搬过几样菜蔬，烫热了两壶酒，打发去了。二人对面吃了一回，皮廿九再四询问妹子死的根由，裘五福方才说出前踪后迹皮氏致死的缘故。皮廿九听了，袖中取出一块银子，约莫钱数多重，丢与裘五福道：“烦兄算帐。我不得奉陪，先行一步。”说罢就走，裘五福一手拖定不放。不知二人说出甚地话来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听谗言泼皮兴大讼 遇知己老穆诉衷情

诗曰：

目成心许两情联，无奈风波拆锦鸳。
喋口构非期泄忿，致令哲士受拘拿。

话说这皮廿九听裘五福说出妹子身死根由，抽身就走。裘五福留定道：“兄长恁地急行是何算计？”皮廿九道：“我、我去寻数十个弟兄，分做两班，抢入瓢蛮和这耿淫妇家里打得他寸草不留！先出了这一口恶气，然后当官告理，毕竟要这两个狗男女抵命，方得罢手。”裘五福摇手道：“老兄差了。恁地做作只落得人财两失，空费心机。”皮廿九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妹子被他二人打踢死了，不抵命，怕他怎地！”裘五福道：“老兄，你省得贫莫与富斗，贱莫与贵争。当今时节，有钱的便好做事。比如你立意告他两家抵命，兄且想檀府家事比耿家何如？”皮廿九笑道：“也差不多儿。”裘五福道：“你再想尊腹中比小瓢若何？”皮廿九又笑道：“所学不甚相远。”裘五福焦躁道：“我以一桩正事议论，兄反如此戏谑。管我鸟事！”跳起身要走。皮廿九双手捺住道：“小皮正要求教，阿弟就认真发恼。那耿寡妇有巨万家私，我小皮有一根硬鸟；那瓢先生习经史万言，我小皮识匾担‘一’字。你道差远不差远哩？”裘五福笑道：“你兀自油嘴作耍！我传你孔门心法，管教兄囊中饱满，复伸令妹之冤。”皮廿九做起戏脸来，恳求心法。裘五福道：“你速雇倩健汉数人先赶入耿家去，从前厅打入后堂，一昧地只是打骂，这教做门面拳。且打得他一个没处存身，口口声声紧伤着耿寡妇，切不可半字沾着小瓢。妇人家有甚见识？那濮员外是个纯厚畏事的人，怕女儿出官伤了体面，多分来兜你讲话，你就一交跌在他怀里。若扣到足价时，随即收兵，这教做兜心戳——一百发百中的妙计。设或万一不理时，须索另开一条门路，不愁他不来上钩，这叫做转脚钉。临期我自来帮衬，待那话儿入手时，老兄已足食足兵。尽着力量去告小瓢，区区忝为见证，一口攥定了他，怕这厮不抵命么？这叫做绝板令。岂不是一举两得之计？若依兄将二人混告做一状时，他两家决并力相持。小瓢拚着光身子和你打阵，耿家不过浪费资财，一鼓一锣的行事，暗中贿嘱了官吏，还要扭捏做诬告人命反坐你的罪哩！那时有屈难伸，徒成活靶。不如把两处分开讲理，彼此不能相顾，方是万全之策。”皮廿九听了，满面堆下笑来，拜倒地上，称羨道：“妙，妙！好论头，好论头！我皮廿九枉活许多年纪，怎如得贤弟恁的机变！”裘五福道：“不必多言。天已将午，快去行事。小弟暗中提拨，包得你箭不空发。”两个急急的吃了几壶酒，将那一块银子丢与店主押着，另日总算。皮廿九

飞也似去了。这救五福带着酒兴，佯佯地踱回家里，坐观成败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濮员外自早上打发皮廿九出门，直至日已平西不见买一些物件回来，心下动疑，忙令人将细巧家伙什物搬藏过了，又分付女儿：“若那厮有变诈时，我自料理。你且楼上高坐，切不可出来！”二人说话未毕，只听得门外一片声喊起。一伙人蜂拥进来，皮廿九当先动手将门窗桌椅家伙尽行打碎，口里大骂，单问耿寡妇索命。邻里街坊上人来看的挤满一厅。此时裘五福也捱在厅内站着。众人见打的凶恶，谁敢向前来劝？濮员外在门缝里瞧见小皮和恶少等渐打得懈了，都叉着手在那里闲说。濮员外右手提了一壶热茶，左手拿着几个磁碗，从侧门趑出去，笑嘻嘻道：“众位辛苦了，请吃一杯茶何如？”众人却待来接，皮廿九向前把濮员外左手只一推，将那碗索琅琅打得粉碎。裘五福从人丛里跳出来，指着皮廿九道：“兄长忒也用强，自古道‘双拳不打笑脸，饿虎不吃伏肉’。令妹死在耿宅，产后血崩，系是天命，与这濮太公何干？他老老大大提着茶与你们吃，何等好意！兄恃强将碗击碎，是何道理？”皮廿九嚷道：“耿寡妇活活地打死我妹子，他父亲即是我仇人！这茶是吕太后的筵席，好吃的么！便打碎了碗，你便待怎的？”裘五福笑道：“区区是耿宅贴邻，也讲得半句话的。纵使兄经官告理，免不得有我等排邻公论。且不要讲令妹是产中丧命，纵使耿大娘子亲手打死的，主母毆杀义妇罪有所归，终不到抵命的地步。况兼死者不能复生，凡事留人情，日后好相见。有话理讲，不必恁地罗唆。”皮廿九低头想了一会，袖手道：“承兄见教，似亦有理，但亡妹一时死于无辜，教我如何罢手？”裘五福将皮廿九扯到厅前耳房口附耳低言，说了半晌。末后，皮廿九笑道：“任凭兄长发付，敢不惟命是从！”只见濮员外又取数只碗请众人吃茶，众人都道这太公是万丈无节的好人，一齐来劝皮廿九住手。

裘五福转入厅里，将濮员外拽进后轩，说：“这厮们被我将言一説口就软了，这事还好收拾，不知太公与大娘子尊意若何？”濮员外忙招女儿下楼，把小裘之言说知，濮氏道：“只凭爹爹作主，何必问我？”濮员外引裘五福趑出轩侧墙外茶厅里，和众亲戚相见。濮员外道：“此位裘兄是小女敝邻。皮廿九那厮十分无状，仗托此兄解释，彼已口懈，故邀进来和诸位酌量则个。”众亲道：“请教裘兄，此事何以散楚？”裘五福道：“小可适以利害之言说彼，渠已心服。现物入手，即刻收兵。卑末年幼，不敢专主，故请教于濮老丈耳。”内中一人道：“彼索现物，不知几何？况人命是假，行财是实，这事行不得么！”裘五福道：“不然。晚辈有一鄙见，乞众位斟酌。”——这事只消如此如此，恁地恁地——“列位以为何如？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好，好！全仗，全仗！”大家商议定了。

裘五福出外厅见皮廿九说了，皮廿九欢喜，暗中令众人渐渐散去。耿家一面整下酒席，一面另称银两去买棺木；将前门关了，止从后门出入。众人陪皮廿九在茶厅里坐。濮员外出名将自己住屋做戳头，倒提年月，写一纸百十两欠契，与皮廿九一齐押了花字，将契付与裘五福收执；当面议定，待棺木出门安葬之后方交银两。皮廿九呆着那副嘴脸拿班做势，了一会，大家揠掇契上又加了些银两，两下和息了。皮廿九又道：“君子不羞当面，巧言不如直道。我妹子虽与耿大娘子因言语间受些凌辱，主仆情分，理之当然；又承濮太公与裘兄诸位长者分付，小子是个一刀两截的硬汉，决无他说。单恨那厮子良狗杀才，先将我妹夫谋死他乡，怪我亡妹理论，又一脚踢伤了小腹，登时堕胎身死。这厮万分狠毒，情理难容！真正三条人命，决

要告他抵偿才泄此恨。列位长者做一盟主：濮太公与耿大娘子不可暗里助他。若使小皮知道，变转脸时，莫嗔我作事反复！”众人道：“任从你去告谁，只不要沾惹舍亲便了。”大家唱了一个藏箕喏，坐下吃酒，直至更深。皮廿九亲自替妹子换了衣服，打入棺里。收殓毕，又到妹子卧房里打开箱笼，收拾些衣饰细软，打叠了包裹拿回家去；就叫了四个火工来，捱至五更，抬棺出门。众人送出，皮廿九千恩万谢去了。濮氏谢了众亲，各自散讫，不题。

且说皮廿九分付火工且抬棺木去郭外暂寄，自却乘夜央人做了一张状子，次早径到辰溪县来。正值知县裴爷升堂，皮廿九将词状当先递上。知县看状子时：

三命事：痛某妹夫耿免祸遭凶恶，瞿天民谋财杀命，嫡妹皮氏理究致死根由，触怒踢打，经时堕胎身死。里邻裴五福等证。泣思三命含冤，极天惨变。叩台亲剿，存歿衔恩。上告。

县官看毕，见是人命重情，当堂准了。随即金牌，差公人拘唤正犯瞿天民、干证裴五福等一千人听审，不题。

且说瞿子良一时气恼上，将皮氏踢倒，慌慌忙忙取路出城。奔到家里，见了母亲妻子将前事细细说了一番，婆媳二人惊得面如土色，一夜忧疑不睡。次早令人打听消息，已知皮氏身死，举家彷徨无措，寝食俱废。瞿天民暗思二仙之言毫厘不爽，又将庙中奇遇从头至尾对母亲说知。元氏未有答言，县中公人已到。瞿天民延入客座坐下，忙办酒饭相待。公人取牌出来看了，催并见官。瞿天民送出差钱，二公人嫌轻憎少，冷言热语的奚落了一场，不收财物，径自去了。次日复来絮聒，至晚又去。瞿天民懊恼，央人进城里请刘浣商议。刘浣道：“这干公人最是凶狠要钱，况‘人命’二字比他讼不同，些须之物怎能完局？少刻待我款取。”将及晌午时候，公人复来科索，喧嚷不已。刘浣迎出看时，内中一少年公人姓穆名兴，与刘浣系旧相识——昔年曾于南门外一所花园内同居。自迁居之后许久不会，当下相见礼毕，各叙寒温。那个公人也道出姓名，唤做毕大。两下将他事谈了半晌，瞿家摆出酒肴，两下谦逊坐了饮酒。数巡之后，刘浣备言：“瞿兄饱学多才，只因命蹇，遭此屈事。二公光顾，本当厚赠，奈家道贫窘，所奉者不过表情而已。望乞周全则个！”穆兴道：“兄长见谕，无不领命。但小弟这一纸牌票费了三百贯现钱买将得来，实指望一场小富贵。不期这厮单告着瞿兄，并无半字沾着耿寡妇，岂不是小弟们命薄？故我二人叹息这狗命是背财生的。一来见瞿先生的光景有限，二来幸会故人在此，不敢分外科求，止赐本等罢了。”刘浣道：“老哥所说，乃真情实话。原想人命重情是一窟银窖，谁知撞着屁烧灰的精酸鬼！”大家都笑起来。刘浣道：“据兄说买牌钱三百贯，今日瞿兄的薄礼，不过百贯之数。二兄请收下，权作小利。明日小弟补上三百贯来，以偿牌本。”毕大道：“相公与敝伙计是契爱旧交，故小人不忍多口。既承盛雅，现赐何如？”穆兴笑道：“老哥呀，你在公门已久，这两只眼珠兀自不识人。刘相公与区区相处最久，是一斩钉截铁的硬汉，希罕你这些小勾当？便是三万贯何如！伙计呵，且将瞿先生的收下，刘相公吩咐的，迟早惟命，不要恁地小家子样。”毕大只得收了，瞿天民才坐得安稳。四人猜枚行令，大嚼一番。毕大多饮了几杯酒，连打了十余个喷嚏，靠着桌儿鼾鼾的睡去了。